

《沉沦》系列小说之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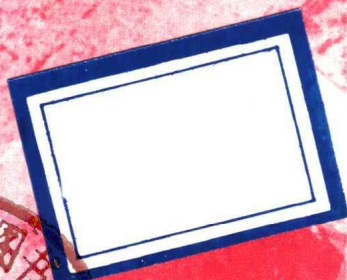
温金海 著

无息沉沦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《沉沦》
系列小说之一

无
意
沉
沦



无
意
沉
沦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无意沉沦/温金海著. —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, 1998.2

ISBN 7-5059-2888-0

I. 无… II. 温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01665 号

书 名	无意沉沦
作 者	温金海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李金玉
责任印制	胡元义
印 刷	沧州晚报社印刷厂
开 本	850X1168 1/32
字 数	227 千字
印 张	9.25
插 页	2 页
版 次	1998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 6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2888-0/I. 2168
定 价	15.8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内容提要

少女紫慧惨遭强暴，案犯却一直逍遥法外，相反，纯洁的紫慧却落下了轻浮浪女的恶名。黑白完全被颠倒了，而这一切，又都是因为案犯秦雷是副市长秦若非的儿子。

紫慧的大哥紫楠深感受到愚弄，决定进行秘密调查，以自己的手段和方式讨回公正。

紫慧的二哥紫桐与秦若非的女儿秦娅妮巧遇相识，一见钟情。紫桐加入了秦娅妮的月光艺术广告公司。副市长秦若非收受港商的贿赂，导致蓝岛海上旅游公司花巨资购买了一艘几近报废的破船，这艘看似豪华的大型游轮在首航中突然沉没，不少游客遇难。乘坐此船参加海洋浪漫之旅的紫桐和秦娅妮跳海逃生，幸免一死。在美丽的孤岛上，这对劫后余生的少男少女紧紧拥抱，发生了性关系。正当紫楠携带鱼枪，准备对付秦家父子时，紫桐身怀利刃，突然出现在他面前。昔日同甘共苦的亲兄弟，如今却刀枪相向。紫楠向秦雷开枪时，秦娅妮用自己的身体挡住秦雷，救下了他。

月光公司也面临逆境。紫桐感到呆在月光公司没有前途，离开了秦娅妮。

秦娅妮越来越怀疑秦雷确实强奸过紫慧，为了洗清秦家的耻辱，她秘密调查，终于查清了事件真相，流着

泪动员秦若非和秦雷投案自首。

目 录

第一章 飞来横祸·····	1
第二章 远走他乡 ·····	20
第三章 神秘的典当行 ·····	45
第四章 邂逅相逢 ·····	62
第五章 巨款之谜 ·····	82
第六章 幕后操纵者 ·····	99
第七章 名门之女·····	119
第八章 意外的发现·····	137

第九章 浪漫旅行·····	158
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十章 海上的悲剧·····	185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十一章 笔记本的秘密·····	208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十二章 风波又起·····	230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十三章 寻找证据·····	251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章 飞来横祸

事情发生得非常突然，紫慧没有丝毫防备。她怎么也想不到，在这样一个美丽的黄昏，会发生如此恐怖的事件。更没想到，这件事最终竟完全改变了她一家人的命运。

这是六月一个周末的黄昏。

紫慧离开蓝岛大学，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。太阳已从海平线上缓缓西沉，蓝岛的天仍相当闷热。风掠过被晚霞映照得通红的海面，夹杂着潮润的海腥气息，呼呼刮来，热烘烘的，让人感到焦灼烦躁。

从学校到她家有近三公里，路并不算远。但是，海滨公路蜿蜒起伏，坡度很大，骑自行车很累。紫慧几乎不骑自行车，要是在别的季节，她一般都乘环岛巴士。进入六月以来，蓝岛的气温骤然升高，巴士像蒸笼一样酷热无比，特别是在周末，乘车的人多，车上格外拥挤，挤来挤去，挤得大汗淋漓，令人难以忍受。所以紫慧便一改乘车的习惯，索性改成步行。

过不了多久，紫慧就要从蓝岛大学毕业了。这些日子，

她的心情总是有点紧张、焦躁、压抑。这一方面是因为工作至今仍无着落。她希望留在蓝岛，蓝岛是她的家乡，她很喜欢这个美丽的南方海滨小城。而且，蓝岛还是东南沿海开放城市之一，洋溢着一种蓬勃向上的气氛。在这里工作，更有发展前途。但想留在蓝岛的人很多，竞争十分激烈。紫慧没有后门可走，不知能否竞争得过人家。更重要的原因，则是她的身世。自从知道自己是个私生子后，她就变得孤僻、沉默了，像变了个人。

紫慧的父亲是个军人，早在六十年代，在和台湾国民党军队的一场海战中，中弹身亡。紫慧没有见过父亲，但她一直确信，这个已经去世的军人就是自己的生父。然而不久前，她却突然得知，早在妈妈怀她之前，父亲就阵亡了。他死后不久，妈妈认识了另外一个男人。她跟那个男人没有结婚，但显然有过极为密切的关系。后来，妈妈怀孕了，生下了一个女孩。那女孩就是她，她是那个男人的种子。然而，那男子却走了，离开了妈妈，离开了她。紫慧从没见过生父，不知道他是谁，也不知道他如今在哪里。二十年了，妈妈从来没跟她讲过这些。她现在才知道，自己原来生活在一个梦幻里。

天渐渐黑了，空中乌云漫卷，最后一缕霞光在云缝中迅速消失，天色陡然昏暗下来，大海由藏蓝变为墨黑，看去仿佛一个巨大的黑洞。海面上隐隐约有灯光闪烁，忽明忽灭。那是航标灯，看上去阴森森的如鬼火一般。海上偶尔有轮船驶过，低沉的汽笛声嘶哑而又苍凉。海风一阵紧似一阵，吹来的仍是热气。这一带煞是偏僻，公路上车辆很少，四野空无一人，紫慧默默地走着，听着自己沙沙的足响，忽然感到有些恐惧。

突然，伴随着一阵马达声，两束雪白的灯光从身后射来。

紫慧下意识地往路边靠了靠。有车来往，她觉得踏实了些，觉得不那么孤独。

汽车飞速驶近，很快追上她，一瞬间又呼地从她身旁掠过，卷起一股风。紫慧不经意地瞥了一眼，认出那是一辆崭新锃亮的黑色奔驰轿车。

就在此时，汽车猛一拐弯，尾灯刷地一亮，吱地刹住了，横在紫慧面前，挡住了她的去路。

她吓了一跳，还没反应过来，车门打开，一个高大的身影从驾驶座里钻出来，倚着车门，勾着腿，冲她一笑：“嘿，小姐，天黑了一个人走路，不害怕？”声音很熟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中学同学秦雷。

她顿时感到一阵厌恶，没有搭理他，一转身想绕过轿车继续往前。秦雷却一把抓住了她：“干吗不上车？我送你一程。”

紫慧甩开他，厌烦地说：“不必了，我宁愿步行，请你放开我！”

秦雷有些不高兴，脸上的笑容消失了：“紫慧，你干吗这么不给面子？我今天是放弃一个谈生意的机会，特地赶来送你的。你要知道，放弃这个谈生意的机会，可能我就要少赚好几万。上车吧，车上有空调，很凉快的。”

紫慧努力克制住自己：“还是做你的生意去吧，别纠缠我了，我要自己走。”秦雷仍不罢休，很关切的样子：“天黑了，一个人走路不安全。没听说吗？最近蓝岛发生了好几起拦路抢劫杀人案。”

一个人走夜路，紫慧确实有些害怕。今天她原本应该早就回家了的，只是下午学校里有事，出来晚了。平常，这条路上人来人往，今天不知道为什么，一路上竟没见到什么车辆行人。不过，要让她坐秦雷的车，她会更加难以忍受。她

讨厌他！

她冷冷瞟了秦雷一眼：“多谢关照，你走你的，别缠我了！”

说着，转身要走。

秦雷沉下脸，拦住她，急切地说：“别急，我有话对你说。我猜想你一定很关心毕业分配，你知道吗，今年留在蓝岛的有多少名额？学校又准备让谁留在蓝岛？不知道吧？”

紫慧摇摇头。

秦雷得意地说：“我知道。这些情况，我全知道。要不要我告诉你？”

紫慧怔了一下，问：“你知道什么？快说。”

秦雷前后张望一下，一副诡秘的样子，压低嗓音：“情况很复杂，竞争很激烈。如今虽然说是双向选择，自主择业，但没有关系怎么找得到好单位呢。我很替你担心呀。在大马路上谈话不方便，找个安静的地方，我好好跟你说吧。必要的话，我还可以帮你一把。怎么样？上车吧。”

紫慧冷笑一下，“算了吧，我听天由命。你走吧！”

说着，转身要走。

秦雷依然拦住她，“别急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你不关心毕业分配，也不要紧。但有件事，你肯定想知道的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你不是想知道你生父是谁吗？我还有很多情况可以告诉你。”

紫慧怔了一下，犹豫了。这些日子，她最惦念的就是这件事。目前，她只知道一些简单情况，她渴望了解详情，了解事情的全部真相。她奇怪秦雷怎么会知道她家的事，但还是将信将疑地说：“你还知道什么？快说。”

秦雷故作神秘地说：“这事说来话长，必须找个安静的地

方，否则人多耳杂，被人听到对你不好。上车吧。”

紫慧迟疑片刻，终于同意了，钻进了轿车。

秦雷也钻进轿车，他从后视镜里瞟了紫慧一眼，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，很快启动汽车，沿海滨公路继续向前飞驰。

秦雷是紫慧的中学同学，大约比紫慧大三岁。他身材高大，胡须茸茸，显得很早熟。他是紫慧的追求者之一，还是在念中学时，就开始追求紫慧。说不清为什么，紫慧对他一点好感也没有，他那双狡黠的带有邪气的眼睛，总是让她从心底感到厌恶。

中学毕业后，紫慧考上了蓝岛大学，秦雷则名落孙山，开始浪迹社会。走入社会后，他父亲安排他在蓝岛市商业局机关工作，对于一个只有高中文凭的青年来说，能谋得这么个职位，已经很难。但秦雷干了一段时间，觉得机关里一天到晚都要规规矩矩上班，闷得难受，不干了。不久，他父亲又安排他到市文联工作，文联是个松散的单位，用不着天天上班，很自由，但秦雷觉得这种单位太清贫，钱少，干了一段时间又不干了。后来，他突然做起了生意，开了家金圆典当行，自任经理，经营典当业务，同时兼营家用电器。典当行店面不大，从外表上看不甚起眼，但秦雷经营几年，却神秘地发了，买了高级轿车，玩起了大哥大，一副大款派头。

这些年，他还是不时到蓝岛大学来找紫慧，或是约她上高级宾馆吃饭，或是请她去卡拉 OK 歌舞厅跳舞。紫慧从来没有接受过邀请，一次次拒绝了他。这使秦雷受到了深深的伤害。

有一次，在大学校门口，他竟当着许多人的面，对她破

口大骂：“你别自以为了不起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不过是个私生子，婊子养的！”紫慧气得脸红耳热，质问：“你怎么骂人？”秦雷轻蔑地一笑：“你就是个私生子！你知道你爸爸是谁吗？”紫慧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我怎么不知道？我爸爸就是我爸爸！”秦雷的脸上又露出一丝轻蔑：“那根本不是你的亲生父亲，他在你出生前两年就死了！你是你妈和另一个男人生的。你就是个私生子！”秦雷的嗓门很高，一边说还一边洋洋自得地左顾右望，仿佛是在宣布什么新闻。校门口很快围聚了一群人，将紫慧围在中间。紫慧感到难堪和羞愧，慌不择路地挤出人群，跑开了。

对秦雷的话，紫慧开始并不在意，觉得他不过是恶语伤人罢了。但她越想越感到蹊跷。有关父亲死的年月，她没有具体考证过，她只知道他在她出生之前就死了，但她一直认为，他是在妈妈怀上她后才阵亡的。

紫慧家里保存着一些父亲的遗物，那是一个黑色的小木箱，一年到头都紧锁着，钥匙一直控制在妈妈手里。妈妈从不当着儿女们的面打开箱子，紫慧不知道箱子里有什么，只是感到那个箱子充满了神秘。前不久，她偷偷从妈妈那儿取走钥匙，打开了那个黑漆漆的小木箱。她看到箱子里有一张父亲的遗照，一套军装，一沓他从部队寄回来的家信。在箱子的最底层，还有一张发黄的死亡通知书。紫慧认真地审视死亡通知书，看那上面的死亡日期，一时间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父亲真的在她出生前两年就阵亡了。按这一时间推断，他绝不可能是她的生父！她真是私生子！

这一发现令紫慧极度悲伤。后来，她曾问妈妈事情的原委，但妈妈含含糊糊不肯直说。紫慧也没有再问，只是感到羞辱和难过。她一直敬重母亲，此刻却感到她们之间已经隔了一道无形而又冰冷的鸿沟。

紫慧不知道秦雷何以了解她家的秘密。自从在校门口遭他当众谩骂后，她对他不仅是反感，还增添了几分恐惧，害怕他什么时候又会说出令她难堪的话，做出令她难堪的事。因而，她一直有意躲避着他。想不到，她躲着他，他却偏偏找上门来。

车窗外，天更加黑了。天空阴云密布，似乎要下大雨。紫慧望了望黑沉沉的海面，感到忐忑不安。轿车很快从她家门口经过，秦雷没有停车，而是加大油门继续往前。

紫慧问一声：“到底去哪儿？快停车，有话就在这里说。”

秦雷没有回答，车开得飞快。

这是通往郊区的公路，越往前越冷清。开了二十多分钟，车子来到了荒凉的野外。秦雷一打方向盘，轿车离开公路，拐入一条坑坑洼洼的林中小路，颠簸着向海边驶去，在海岸边一座岩石下停住。秦雷熄了火，车子静静地卧在沙滩上。紫慧透过车窗望了一眼，发现周围是一片昏暗的密林，散发出森冷的气息。林子外是浩瀚的大海，海浪拍击岩石，发出轰轰的闷响。四周死一般的静寂，除了海浪的拍击声，听不见任何响动。

一阵恐怖的感觉不由自主地袭上心头，紫慧颤颤地问：“跑这里来干什么？我不想在这个地方停留，马上走！”

秦雷根本不理睬她，从驾驶座跳下来，挤到后座上，挤在紫慧旁边，突然一把抱住她，阴阴地说：“你不是想知道你是谁的种吗？不是想知道你妈偷了哪个男人吗？我可以告诉你，但有个条件——”

紫慧尽力躲避着他，冷冷地问：“什么条件？”

“很简单，你得先陪我玩玩！”秦雷的声音出奇的平静，显然，他是深思熟虑的。

紫慧的心猛地一缩，感到事情不妙，用力推开秦雷，想拉开车门下车。可是，车门已被锁上了，怎么也打不开。慌乱中，秦雷用力一推，将她按倒在车座上，粗壮的胳膊紧紧压在她的乳房上。

事情的骤然变化使紫慧恼怒不堪，她很快镇静下来，突然用脑袋一顶，将秦雷顶翻。秦雷一下失去平衡，歪倒在座位上。紫慧趁机挣开他，想打开车门逃走。秦雷却迅速爬起，拦腰抱住了她，将她扳倒在沙发座椅上，同时骂道：“今天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，我想玩就得玩！我已经憋得够久了！”

紫慧扬起巴掌，猛地甩了他一个耳光。秦雷脸上抽搐一下，眼里露出一丝愤怒的光芒，不由分说立即还击，左右开弓打了她几个巴掌。紫慧感到脸上火辣辣的，疼痛难忍。秦雷将她横着推倒在座椅上，用膝盖紧紧顶着她的双腿，同时用力扯她的衣服。紫慧竭尽全力不断挣扎，可是轿车内的空间太小了，她的手脚施展不开，使不上劲。但因为她还一直翻来扭去，秦雷一时也没有得手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，秦雷急了，动作更加粗野，想迅速将她征服，一把揪住紫慧的头发，将她的脑袋猛地撞击到车门把手上。

“砰”，一声闷响，紫慧感到脑袋一阵钻心的疼痛，她双手紧紧抱着脑袋，疼痛使她没法再反抗。“砰”，秦雷揪着她又撞一下，紫慧感到那股疼痛一瞬间流遍全身。秦雷还不罢休，又“砰”地撞了一下。紫慧浑身颤栗，几乎失去了知觉。

秦雷重新将她按在沙发座椅上。紫慧已经完全失去了反抗能力，朦胧中，她听到嚓的一声，裙子被撕开了，又嚓的一声，衬衫也被撕开了。紫慧想挣开他，身体却丝毫动弹不得。她感到身体似乎被撕成了两半，巨大的疼痛从头顶贯穿脚心，从五脏辐射到皮层，额上冒出津津虚汗，禁不住哭出

声来，“救命……”

这声音宛若游丝，相当微弱，即使离得很近，也很难听得清，而且，轿车的门窗关得很紧，声音根本传不到外面。即使传得出去，也被海浪的轰轰巨响淹没了。

朦胧中，她听到秦雷骂骂咧咧地说：“你这个婊子养的，我三番五次约你，你都拒绝了，你太栽我的面子了！”因为兴奋和紧张，他的呼吸有些急促，说话上气不接下气。

紫慧想说什么，却发不出声音，蓦然间，两行悲伤的泪水从眼角流淌出来，滑落到轿车柔软的沙发座椅上。

良久，秦雷发泄完了，坐在沙发椅上喘息片刻，然后穿上衣服，打开车门，将紫慧推到车外。紫慧踉踉跄跄地栽倒在沙滩上，身上立即沾满了潮湿的沙子。她想站起来，脑袋却昏昏沉沉的，四肢又酸又痛，根本站不起来。秦雷一直坐在车里，抓起紫慧的衣服，想扔出来，犹豫一下，最终还是没扔，冷冷地瞟了紫慧一眼，砰地关上车门；发动马达，驾着轿车大模大样地穿出树林，离开海滨。

海边一片死寂，除了海浪与礁石撞击的轰轰声，别的一点声响也没有。海上泛起了雾，朦朦胧胧，一片凄迷。

忽然，天下起了雨，冰凉的雨点横扫在紫慧身上，她感到周身发冷。寒冷使她清醒了些，她吃力地坐起来。猛然间，她发现自己浑身赤裸，忙四处摸索找衣服，却怎么也找不到。恐惧和惊慌使她彻底清醒过来，一瞬间她明白了，衣服还在轿车里，秦雷把它带走了！他是刻意要羞辱她！

雨水很快打湿了她的头发，水珠从额顶、脸颊流淌下来，流过后背，流过双乳之间的洼沟，流遍全身。一瞬间，她的全身变得水淋淋了。透过雾雨，她打量四周一眼，辨别自己的方位。

这里离家有好几里远，赤身裸体根本无法回家。这里的

海滩比较偏僻，此时又下着雨，没有人到这里来，但天一亮就会有人到这里来捕鱼、游泳，那时这里将无处藏身。

天很晚了，风雨交加，寒气逼人。紫慧蜷缩在沙滩上，冷得阵阵发抖。呆在海边不是长久之计，必须赶紧走。

她四处张望，寻找可以遮身蔽体的东西。透过雨丝望去，她看到前边的沙滩上有一块发亮的物体，像块塑料布。她匍匐着在树林中穿行，缓慢地向那东西靠近，终于认出那确实是块塑料布。看看四下无人，她疾步上前，把塑料布嚓地扯起来，然后迅速跑回林中，抖落上面的沙土，裹在身上。塑料布大约是野餐的人们丢弃的，很脏，但此刻她已顾不得那么多了。她把它裹在身上，像一只受惊的兔子，冒着大雨，心惊胆颤地走出树林，跌跌撞撞地朝家的方向走去。海滩上有许多锋利的贝壳，紫慧的脚被划破了好几道，伤口被海水打湿，一阵阵疼痛难忍。路仿佛特别漫长，走着走着，紫慧心里忽地涌起一股绝望感，她出神地望着黑沉沉的大海，真想往海中走去，让大海将自己淹没，让自己在海中永远消失……

海滨公路附近的居民区远离闹市，房屋低矮、杂乱，道路窄小肮脏。居民大都是渔民、码头搬运工、清洁工等等。

紫慧的家就在这里。

这是一座红砖砌成的两层小楼，阴暗而且潮湿，虽然邻近海边，但因为小楼地处低洼，周围都是密密麻麻的楼房，楼内并不通风，一到夏天，闷热异常，若遇下雨，房屋四周积水难排，泥浆四涌，则令人难以行路。紫慧一家四口，母亲英佩瑶已年近六十，原先在附近一所小学当教师，退休后，本该在家享受一下清闲，因为家里经济紧张，为了多挣点钱贴补生活，又到一家幼儿园里帮忙照看小孩。大哥紫楠已经